

卷七十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宮殿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七十七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六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七
安邊禦寇

儂智高

石鑑邕州人常舉進士不中第儂智高陷邕州鑿親屬多為賊所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據邕州祕書監余靖受朝命討賊鑿以書干靖言邕州三十六洞蠻素受朝廷官爵恩澤心不附智高向者從智高東下皆廣源州蠻及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其餘皆驅掠二廣之民也今智高邕州財力富強必誘脇諸蠻再圖進取若使智高盡得三十六洞之兵其為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請以朝廷威德說諭諸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孤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鑑昭州軍事推官間道說諸洞長皆

聽命惟結洞酋長黃守陵最強智高深與相結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粳糯及魚四面阻絕惟一道可入智高遣守陵書曰吾曷者長驅至廣州所向皆捷所以還復邕州者欲撫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張蔣偕輩皆望風授首者步兵易與不足憂所未知者騎兵耳今聞狄青以騎兵來吾當試與之戰若其克捷吾則長驅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則吾寓汝洞中休息士卒從特磨洞借馬教習騎戰俟其可用更圖後舉必無敵矣并厚以金珠遺守陵守陵喜運糯米以餉智高乘州縣無備橫行嶺南今力盡勢窮復還邕州朝廷興大兵以討之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爲無事隨之以取族滅且智高父存勗本居州弟存祿爲武勒州刺史存勗襲殺有而奪其地又以

女嫁廣源州刺史因省其女遂引兵襲殺刺史及其婿而奪其地此皆汝耳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譬如虎狼不可親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五見汝且爲虜矣不可不爲之備守陵由是狐疑稍踈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先爲之備逆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爲狄青所敗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馬智高悉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布燮儂夏誠又以其母妻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智高留其母及一弟一子并其將於夏誠所居之東十五里絲葦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寇西川使其母以特磨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特磨寨說夏誠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弦水鑑幾爲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於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

日程智高恃其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
斗糧募諸洞丁壯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為內
應取之必矣靖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為鑿後常與
鑿相距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進前知邕州
蕭注曰廣源州本屬田州儂智高父本山獠襲殺廣
源州酋豪而據之田州酋長請往擊之知邕州者恐
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
由是富強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思之
遣兵襲虜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
餘衆臣事交趾既長因朝於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
欲奪其國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
不納智高謂其徒曰今吾既得罪於交趾中國又不
我納無所自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徙尸

江右文村陰察官軍形勢與邕州姦人相結便為內
應在文村五年遂襲邕州陷之凍水紀聞

交趾

景德中交州黎桓獻馴象四皆能拜舞山呼中節養
於玉津園每陳鹵簿必加蓮盆嚴飾令崑崙奴乘以
前導晉輿服志有象車以試橋梁亦古制也

二

淳化中占城國景德中交州黎桓並以馴犀為獻性
絕躁留養苑中數日死大中祥符中交州復獻馴犀
至海岸詔放還本國令遂其性並談苑

南蕃呼中國為唐

太宗洎明皇擒中天竺王取龜茲為四鎮以至城郭
諸國皆列為郡縣至今廣州胡人呼中國為唐家華

言為唐言

倦遊錄

高麗

高麗自五代以來朝貢不絕朝廷每加爵命必遣使以獎之故呂相國端呂侍郎文仲祐之皆相繼為使三人者皆寬厚文雅有賢者之風如孔維輩或朴魯舉措為其所哂或貪猥不能無求索甚辱朝命後劉式陳靖至其國國王王治者因語及中國族望必有高下如唐之崔盧李鄭式等言但以賢才進用亦不論族姓治曰何姓呂者多君子也蓋斥言三呂亦因以警使者

高麗國王王治上言願賜板本九經書以夸示外國

詔給之

並談苑

契丹

路振奉使契丹至幽州城南亭是日大風里民言朝廷使來率多大風時燕京留守兵馬太原帥秦王隆慶遣副留守秘書大監張肅迎國信置宴于亭中供帳甚備大閹具饌醜學皆頗瑯黃金鉤噐隆慶者隆緒之弟契丹國母蕭氏之愛子也故王以全燕之地而開府焉其調度之物悉侈於隆緒嘗歲籍民子女躬自揀擇甚尤者為王妃次者為妾媵炭山北有涼殿夏常隨其母往居之效妾皆從穹廬弈幕道路相屬虜相韓德讓尤忌之故與德讓不相叶也蕭后幼時常許嫁韓氏即韓德讓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婦于蕭氏蕭氏奪韓氏婦以納之生隆緒即今虜主也耶律死隆緒尚幼襲虜位蕭后少寡韓氏世典軍政權在其手恐不利干孺子乃私謂德讓曰吾常許

嫁子願諧舊好則幼主當國亦汝子也自是德讓出
入幃幕無間然矣既而酖殺德讓之妻李氏每出弋
獵必與德讓同穹廬而處未幾而生楚王爲韓氏子
也蕭氏與德讓尤所鍾愛乃賜姓耶律氏是夕宿于
永和館館在城南九日虜遣使置宴于副留守之第
第在城南門內以駙馬都尉蘭陵郡王蕭寧侑宴文
木器盛虜食先薦駱藥用杓而啖焉噉肪羊豚雉兔
之肉爲濡肉牛鹿鴈鶩鶩貉之肉爲腊肉割之令方
正雜置大盤中二胡雜衣鮮潔衣持悅巾執刀匕徧
割諸肉以啖漢使幽州幅員二十五里東南曰水窻
門南曰開陽門西曰青音門北曰北安門內城幅員
五里東曰宣和門南曰丹鳳門西曰顯西門北曰衙
北門內城三門不開止從宣和門出入城中九二十

六坊坊有門樓大署其額有剡賓肅慎盧龍等坊並
唐時舊坊名也居民綦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
漢服中有胡服者蓋雜契丹渤海婦女耳府曰幽都
府光祿少卿郎利用爲少尹有判官掾曹之屬民有
小罪皆得關決至殺人非理者則決之於隆慶喜釋
而怒誅無繩準矣城中漢兵九八營有南北兩衙兵
兩羽林兵控鶴神武兵雄捷兵驍武兵皆黥面給糧
如漢制渤海兵別有營即遼東之卒也屯幽州者數
千人並隸元帥府隆慶驕侈不親戎事兵柄咸在蘭
陵郡王駙馬都尉蕭寧之手國家且議封禪有諜者
至涿州言皇帝將親征徃幽薊以復故地然後東封
泰嶽虜大駭遽以寧爲統軍列柵于幽州城南以虞
我師之至旣而聞車駕臨岱遂止虜舊有韓統軍者

德讓從弟也取蕭后姊封齊妃韓勇悍多變詐虜之
寇我澶淵也韓爲先鋒指麾於城外我師以巨弩射
之中腦而鬻虜喪之如失手足自是虜無將帥遂以
寧統之年五十勇略不及韓虜咸憂焉虜政苛刻幽
薊苦之圍桑稅畝數倍於中國水旱虫蝗之災無蠲
減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並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
鑿力蚕之婦十手並織而老者之衣不得繒絮徵斂
調發急于剽掠加以耶律蕭韓三姓恣橫歲求良家
子以爲妻妾幽薊之女有姿質者父母不令施粉白
弊衣而藏之比嫁不與親族相往來 太宗皇帝平
晉陽知燕民之後右也親御六軍傳于城下燕民驚
喜謀欲劫守將出城而降 太宗皇帝以燕城大而
不堅易克難守炎暑方熾士卒暴露且久遂班師焉

城中父老聞車駕之還也撫其子嘆息曰爾不得爲
漢民命也自虜政苛虐已下事並幽州客司劉斌言
斌大父名迎年七十五嘗爲幽州軍政校備見其事
每與子孫言之其蕭后隆慶事亦迎所說近有邊民
舊爲虜所掠者逃歸至燕民爲政資給導以入漢界
因謂曰汝歸矣他年南朝官家來收幽州慎無殺吾
漢兒也其燕薊民心嚮化如此 十日自幽州北行
至孫侯館五十里地無陵出北安門道西有華嚴寺
即 太宗皇帝駐蹕之地也民言僧堂東壁有御札
十五字虜不令人見覆以漆板虜主每至必開觀之
自通天館東北行至契丹國三十里山遠路平奚漢
民雜居益衆里民言漢使歲至虜必盡驅山中奚民
就道而居欲其人煙相接也又曰虜所止之處官屬

皆從城中無館舍但於城外就車帳而居焉契丹國
外城高丈餘步東西有廊幅負三十里南門曰朱夏
門凡三門門有樓閣自朱夏門入街道闊百餘步東
西有廊舍約三百間居民列躔肆廡下街東西各三
坊坊門相對虜以卒守坊門持挺擊民不令出觀徐
視坊門坊中聞地民之觀者無多又於坊聚車橐馳
蓋欲誇漢使以浩穰三里第二重城城南門曰陽德
門凡三間有樓閣城高三丈有脾脫幅負約七里自
陽德門入一里而至內門內閭闔門凡三門街道東
西並無居民但有短墻以障空地耳閭闔門樓有五
鳳狀如京師大約製度卑陋東西掖門去閭闔門各
三百餘步東西角樓相去約二里是夕宿大同驛驛
在陽德門外驛東西各三廳蓋倣京師上元驛也虜

遣龍虎大將軍耶律照里為館伴使起居郎刑耶祐
副之二十六日持國信自東掖門入至第三門名曰
武功門見虜主于武功殿設山棚張樂引漢使升虜
主年三十餘衣漢服黃紗袍玉帶鞞互靴方床累茵
而坐左右侍立凡數人皆胡豎黃金飾扞案四面懸
金紡絳絲結網而為案帳漢官凡八人分東西偏而
坐坐皆繡墩東偏漢服官三人首大丞相晉王韓德
讓年約六十次日前都統相公耶律氏不得名次曰
參政僕射姓邢氏不得名胡服官一人駙馬相公姓
蕭氏不得名西偏漢服官二人一日秦王隆慶次曰
楚王不得名胡服二人一日楊隱相公耶律英次曰
常溫相公不得名楊隱常溫皆虜官呼漢使坐西南
隅將進虜主酒坐者皆拜惟漢丞相不起俄而隆慶

先進酒酌以玉瓘玉醖雙置玉臺廣五寸長尺餘有四足瓘醖皆有屈指虜主座前先置銀盤盤有三足有几狀中有金壘進酒者升以瓘醖授二胡豎執之以置壘側進酒者以虛臺退拜于階下訖二胡豎復執瓘醖以退傾餘酒於壘中拜者復自階下執玉臺以上取瓘醖而下拜訖復位次則楚王進酒如前儀次則耶律英進酒如前儀其漢服官進酒替拜以漢人胡服官則以胡人坐者皆飲九三爵而退二十七日自西掖入至第三門名曰文化門見國母於文化殿誤山棚張樂引漢使升蕃漢官坐者如故國母約五十餘冠翠花玉充耳衣黃錦小聚袍束以白錦帶方狀累茵而坐以錦裙環覆其足侍立者十餘人皆胡婢黃金為耳璫五色絲纏髮盤以為髻純練練衣

束以繡帶有童子一人年十餘歲胡帽錦衣嬉戲國母前其狀類韓丞相蓋國母所生韓氏子也隆慶已下迺相瓘醖進酒如進虜主儀二胡豎執之至國母前以授二胡婢婢以進伶官致辭於前文約叙兩朝通籙之意虜主坐西偏其倖用器皿皆降殺以餘官進酒但用小玉卮蓋尊其國母故也 二十八日復宴武功殿即虜主生辰也設山棚張樂列漢服官于西廡胡服于東廡引漢使升坐西南廡隅國母當陽冠翠鳳大冠冠有綵纓垂覆于領鳳皆浮衣黃錦青鳳袍貂裘覆足俄而殿上施紅罽毯虜主先起具玉臺酌瓘醖以進其國母拜訖復位次以餘官進虜主酒降殺如前儀次則諸王及蕃官皆進酒中置其虜食如幽州宴儀酒十數行國母三勸漢使酒酌以大

王學卒食盤中餘肉悉以遺漢使 正月一日復宴
文化殿如前儀胡服官一人先以光小玉杯酌酒以
獻國母名曰上壽其次則諸王遞進酒如前儀國母
亦三勸漢使酒仍遣贊酒者滂徠之四日又宴于文
化殿階下列百戲有舞女八佾日六又宴于武功殿
國母不坐百戲舞女如前儀隆慶先進虜主酒衆官
皆拜韓丞相避席虜主遣一童子是前日所見狀貌
類韓丞相者就請之丞相乃坐七日又宴射于南園
園在朱夏門外虜遣大內楊隱知政事令耶律英侑
宴贈漢巾的者馬五疋絲二十段弓一矢十英又贈
馬二疋園中有臺樹皆新植射畢就坐英舉大觴以
屬漢使曰兩朝通讎千萬年今日也願飲此酒記英
姓名耳八日辭國母于文化殿漢使升酒三行而出

九日辭虜主于武功殿遺漢使及從人鞍馬衣物絲
段弓矢有羗虜名其國曰中京府曰大定府無屬縣
有留守府尹之官官府寺丞皆草創未就蓋與朝廷
通使以來方議建立都邑內城中止有文化武功二
殿後有宮室但穹廬毳幕常欲遷幽薊八軍及弘靈
河之民以實中京民不堪命虜知其不可遽止中京
南至幽州九百里至雄州白溝河界一千一百四十
五里東至靈河五百里靈河有靈錦顯霸四州地生
桑麻貝錦州民無田租但供蚕織名曰太后絲蚕戶
東至黃龍府一千五百里虜謂黃龍府為東府有府
尹留守之屬又東至高麗女真四十里自靈河已下
事皆摺伴副
使李詢言詢嘗使高麗經
女真沙靈河九五十程東北至遼海二千里遼海
即東也樂浪玄菟之地皆隸焉遼海民勇勁樂戰歲

簡閱以為渤海都遼海已下事北至上國一千里

即林胡舊地本名林荒虜更其名曰臨潢府國之南

有潢水故也皮室相公為留守西至炭山七百里炭

山即黑山也地寒涼雖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搯深

尺餘有層冰瑩潔如玉至秋分則消釋山北有涼殿

虜每夏往居之西北至刑頭五百里地苦寒井泉經

夏常凍虜小暑則往涼殿大熱則往刑頭官屬部落

咸輦妻子以從事自臨潢已下東北百餘里有鴨池鵞

之所聚也虜春種稗以飼鵞肥則往捕之接伴副使之

西南至山後八軍八百餘里南大王北大王統之皆

耶律氏也控弦之士各萬人二王陸梁難割虜每有

徵發多不從命虜亦姑息此二王事得之於上國西

北餘里有大池幅員三百里鹽生著岸如冰凌朝聚

暮合年深者堅加巨石虜鑿之為枕其碎者類顯鹽

氏得採鬻之上國之地北有秣宜國有鐵驪國二國

產貂鼠尤為溫潤歲輸皮數千枚皆池貂鼠事虜之

兵有四一曰漢兵二曰奚兵三曰契丹四曰渤海兵

駙馬都尉蘭陵郡王蕭寧統之契丹諸族曰橫帳兵

楊隱相公統之即虜相耶律英也奚兵常溫相公統

之歲籍其兵辨其耗登以授於虜給衣糧者唯漢兵

餘皆散處帳族營種如居民每欲南牧皆集於幽州

有四路一曰榆關路二曰崧亭路三曰虎北口路四

曰石門關路榆關在薊州北百餘里崧亭關在幽州

東二百六十里虎北三百里石門關在幽州西一百

八十里其險絕悉類虎北口皆古控扼奚虜要害之

地也虎北口東三十餘里又有奚關奚兵多由此關

而南入山路險隘止通單騎言於亭開石門開等路

牛榮劉經歲開貢舉以登漢民之俊秀者榜帖授

官一効中國之制其在廷之官則有俸祿李詢為工

得俸錢萬米典州縣則有利潤在藩漢官子孫有秀

茂者必令學中國書篆習讀經史自與朝廷通好已

來歲選人材尤異聰敏知文史者以備南使故中朝

聲教皆略知梗槩至若營井邑以易部落造館舍以

變穹廬服冠帶以却氈毳享厨爨以屏毛血皆慕中

國之義也夫惟義者可以漸化則豺虎之性庶幾乎

變矣去年車駕東巡虜受謀者之訐遂徵兵幽薊以

備王師之至朝廷推誓大信邊郡徹警虜聞之大慙

自以為誤於小民失信於大國於是械送謀者以歸

於我洎臣等持國信以至境上虜乃下令曰昨者徵

兵燕薊以備南敢有言於漢使者誅及其族虜下令

於契丹自是接待國信彌勤至矣自白溝至契丹

國凡二十驛近歲已來中路又添頓館供帳鮮潔器

用完備燭臺炭鑪悉鑄以銅鐵奚民守館者皆給土

田以營養焉國信所至則蕃官具芻秣漢官排頓置

大閤執杯案舍利勸酒食與漢使言率以子孫為契

觀其畏威懷德必能久守歡約矣乘輅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七